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

平其所不平

老大衰弱  
的民族，  
怎樣使它  
少年活潑  
起來？

糟腐散漫  
的心理，  
怎樣使它  
精潔堅凝  
起來？

萎靡蕭索  
的人生，  
怎樣使它  
煥爛光華  
起來？

愛其所當愛

美觀

怒觀

無長以爭 勤屬以行 情以立人

主編者：安若定

打倒小鬼魂

發揚大俠魂

大俠魂兩週刊社

# 大俠魂

大俠魂是如錦如花如火如茶新穎適用燦爛莊嚴的人的觀

△中央宣傳部登記字號九八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

第五卷第五期 追悼李山樵先生專號

△政務部登記字號四九  
△內政部登記字號八四

真情是生命 熱腸是向上 無畏是創造

## 悼李山樵文

安若定

余今提筆欲追寫哀悼吾同伴李君山樵之文，頓覺內心萬分悽愴而不禁熱淚之奪也！君俠性天生，懷才不遇，由於孤梗傲骨之品使之然也。使君視顏阿世，稍稍作什一之投機，君必不死；即死，今日弔君者必多高車駟馬之人，必不如今日身後淒涼，突君者皆為無名之志伴也！

君之死，非死於病，實死於貧耳。君死於貧，余亦累於貧；君之死，吾嘗無過。君病肺至死，為期至暫；然君宿疾實有數年之久，每每憂傷國是，又為生活驅迫，足跡遍走於黃河南北，及隨軍旅出入於粵贛湘皖之間，勞苦憂患，不遑寧息，君初未嘗以病為介意。斯固君懷抱救國救民之壯志，然亦為貧而致戕其身也。

雖然，君身貧，而志未嘗貧也。當一八戰事既起，余編行大俠魂週刊，欲以黃鐘大呂之音，相作發聳振聵之呼，招集同伴，效為田橫之壯士五百，乃黃魂重鑄之大難初舉，斯時俠風未開，詫奇猶多，而首表同情最先毅然加入本社者，君為第一人。嗣後促膝談心，肝膽相照，一劍感知己，天涯若比鄰，君之足跡所至，即為本社之俠幟所飄臨，五年以來，君志未嘗懈也。雖飽經貧苦憂患，君志未嘗慙也。君服務機關，每多派系林立，暗相誘致，而君卓然自守，態度落落，雖飄零琴劍，衣食不繼，而終不失我俠真實之皈依。

余自維孤窮，半生奮鬥，毫無所成，乃君終不忍離我以自增其個人之斗粟，昔壯穆留曹，不忘窮劉，君之志豈猶是耶？吾社向以明於義利之辨，嚴於去就之分，生死之友雖貧賤而不可離，革命之伴雖富貴而不可奪，君固吾社之實行家也，君之志，豈果貧哉！

君天性好學，新舊書籍，未嘗不覽。發為詩歌文章，類多蒼涼悲歌之音，憂世濟民之作，讀之者每每擊節，為之泣下。對於社務規劃，盡力尤多，言所欲言，坦直無隱。

擇善是實有 自得是健全 任重是勝利

◀ 性領 國富 民強 ▶ ◀ 六解 糾此 集友 ▶ ◀ 總策 治融 實忠 ▶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往往與余作長夜之談，一燈相對，滔滔不倦。君生於憂患，故肯耐勞吃苦，忍辱負重，能為持久之奮鬥。然君雖與貧困為緣，而終不失其昂藏英爽之氣概，君之自負，固不凡也。君嘗以不忍離我，未入一派一系之門；君今果終離我而去，實志以歿，使余如失左右手，同伴相告，均各涕泣，頓使吾社黯然，俠幟失色，能不為之一慟耶！

方今國步艱難，失地未復，塞北風雲，日緊一日，君未能以馬革裹屍，償君壯志，乃君以憔悴牀席，一病不起，泉台遺恨，果何如耶！

君之老父，以為愛子從軍，猶必倚閭而望；君之遺孤，均為幼年，教養之責，未盡十一；君奈何死耶！君往年嘗臥病鼓樓醫院，余一視君，不久出院；茲聞臥病瀏河醫院，余雜務羈身，僅遺函相慰，乃凶耗傳來，京都一別，遂隔人間天上，余之愴痛，無窮無極，使得夢魂召見，能不相對一泣耶!!!

君今身後淒涼，固不失俠者之本色；然余實不能不致其無限之悽愴！雖然，君之志之行之才之學，如日月之明，與天地罔極，君之遺愛於吾社及嘉惠於俠運者，吾全社同志同伴將為之永永紀念而不敢忘。即百年而下，他日中國之論俠史者，君亦必首占重要一席而不失為啟蒙運動一代之導師。君之英名，將與大俠魂旗幟永永飄揚。

傳達於世界，萬丈光芒，六合照耀，共不朽也。

嗚呼！君今往矣，余恨無極！揮淚成文，敬以慰吾輩友山樵之英靈！

### 哀李同伴山樵文

賈蘊高

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心力，餓其體膚，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斯言也，或然，或不然。良以自來成大功立大業者，固多由逆境中歷練而來；然而無名英雄，坎坷以終，抱恨以歿者，又何可勝計？吾於山樵同伴之歿，益有感乎斯言也！夫山樵俠人也，貧人也，所謂「勞其心力，餓其體膚，動心忍性」者，山樵備受之矣，何以天不

### 祭李公山樵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國錄魂學社幹事會謹以鮮花心香致祭於我故幹事李公山樵之靈，曰：嗚呼李公！俠性天賦，憂國心深，少蓄大志，長奔前程，願赴義死，不甘偷生，馳驅千里，易水壯行，意氣慷慨，吐辭驚人，文章生色，肝膽常新，北極燕趙，南走贛閩，公足所履，氣凌風雲，黃魂重鑄，俠幟先登，為同伴之導師，作本社之干城！嗚呼李公！雄才天妬，公志未竟！家國多難，公目未瞑！中途先歿，後死忘生，艱困不辭，繼公精誠！嗚呼李公！公如有靈，猶能顯赫，佑我俠運，無間幽冥。嗚咽陳詞，淚滿衣襟！尚饗。

予以大任，而遽使之中道而殞乎？

君家有倚閭之老父，襁褓之孤兒，而竟病歿於瀏河醫院，於國於家，皆未竟其夙志，君之飲恨可知也。君俠性天成，傲骨嶙峋，而又懷才未遇，落落然不同污不合流；使君稍為阿世就俗，必能顯達，何至貧病以歿？嗚呼！於此益見君於吾俠人格鬥爭之風格也。今日國步方艱，俠運初起，黃魂重鑄，君志未竟，君恨何極！君如有靈，吾知君必難瞑目，哀哉！

# 悼李同伴山樵文

殷雪曼

李君山樵，本社之忠實同伴也。當民廿一年一二八案發生後，李君急於義憤，來歸本社，信仰大俠魂主義，身體力行，以主義之前鋒自任。時服務於警界，公餘之暇，輒邀集同仁，縱談時事，宣揚主義，胸臆磊落，慷慨激昂，同仁之被其感動，介紹入社者數十人。每有會議，侃侃而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勇於負責，不憚煩勞。性尤剛直，耿介不阿，危言危行，不避權勢，致為上官所忌，誣罪受拘。而心地坦然，直言不諱，（被拘於警廳司法科勇著論文五千言）真理所在，金石為開，典籤往返，卒以幸免。其不屈不撓之精神，即為其平日修養之表現，嗣因飢寒驅迫，挾大俠魂而浪跡南北，（由徐淮汴鄭而至保定北平更南行而達贛閩各地旋返江蘇終於嘉定土地局）每至一處，工作未定，而宣傳主義之文稿已付！食宿無暇，而應接造訪之友朋備至！恨外侮之日逼，手無寸鐵，悲民生之凋蔽，力不從心，於是以文鳴，以詩鳴，胸中俯仰，盡付筆端

總編 學社第一任幹事 兼 演講 組長



李同伴山樵先生遺像

死，不死於新病，不死於舊痛，而死於環境之壓迫耶？！天下事，寧有準，固幸與不幸已耳。君之不幸，即社會之不幸，君之死，即為社會而犧牲耳。吾不僅為君惜，吾將為社會之犧牲者同聲一哭。是則君之死，適足以堅吾等之志。吾等當繼續君志，本無畏之精神，以達吾俠平愛之目的，而慰君於九京。嗚呼，君其去矣。天涯地角，無復夢見？後起者知必有以自奮乎。

## 弔亡友李山樵

雷仲山

「九一八」難起，予於首都遇李公山樵，其為人英俊不俗，頗有豪氣，輒約與同遊湖山，聚話古今任俠掌故，詩和往來，引為知己。時東北四省相繼被賊陷失，三千餘

！因之積勞成疾，患咯血症者有年矣！嗚呼，外受惡劣環境之壓迫，內受家庭飢寒之驅使，內外交迫，幾何其不困頓頹衰耶？然書簡往返，精神已復（自云精神已復），方期振力圖強，其肩鉅任，不意噩耗傳來，將信將疑，李君何因而病，病而何至於死，報者未詳，聞者茫然。迨乎馳函嘉定，（八月七日致函嘉定土地局乃獲該局長趙某復函云七月中旬沒於瀏河福音醫院）方悉病沒醫院，驚悼之下，不能已於言而為之文。曰，嗚呼，痛哉！吾知之矣。君之

前方為國家犧牲之義勇將士。當時李公奔走呼號，星夜宣勞，予每憶其為人慷慨剛直則念慕不置！後以其離首都警界，赴保定漢閩各地報界服務，生活調動，環境惡劣，飽嘗人間辛苦，心境愈趨愁悶，遂致失血成病，前歲在鼓樓醫院治療，雖一時康復，然內心之憂苦未除，以是壯志難酬，氣質漸弱！但是我們總望其拋開一切煩惱，鍛鍊健康的身心，發揚救人救世的使命，詎料造物無情，竟將一位熱血俠性的

青年遭受天折！予不禁嗚咽大痛！

唉！這類可痛的噩耗！怎麼要降臨到人間！而且是降臨到最可敬愛的青年人羣啊！假定宇宙中萬一有主宰人間禍福的上帝時，我們就可以說：『這位上帝太糊塗了！』爲什麼縱放了許多殘害世界人類的小鬼惡魔，不去收管他，偏要燬滅好些聰慧的賢良啊！在這悲慘的環境中，我們應該及時努力，勿再頹唐墮落，徘徊歧途，應知光陰迅速

，稍縱即逝！

同時更應該認識倭賊對我國侵掠的技倆，日益加甚，倘我國被壓迫的四萬萬人民再不急起，努力救亡運動，則將來有何顏面以對先烈之靈？故予願以血誠喚醒國人，切記東北之喪失業經五載，究將如何設法收復！以酬李公星夜奔走，呼號救國之壯志！則李公死亦安心！

二十五，九一八雷仲山泣草

## 我們要負起責任來

馬步周

### ——紀念李山樵同伴——

在大俠魂通訊上，讀到李山樵同伴逝世的消息，精神上肉體上立刻發生一種不可形容的痛苦。抖顫啊！驚悸啊！滿室昏黑了，電燈喘息欲滅，恍惚中如李同伴云：『俠運尚未成功，民族急待挽救，你們努力吧！』

這時我止不住了！嗚的聲哭出來：『俠運不幸，我們健全的同伴，竟與世長辭！天理？天理？』同室住的寶峯山君，笑起來問我：『老兄！你又被書騙了嗎？爲什麼神情大變，像瘋子般的哭起來？少停了一會兒，精神略爲恢復，纔答他：『你有所不知，李山樵，是我們大俠魂陣線上，忠實的同志，他會跋涉山川爲抗日之工作，他曾唇焦筆禿作宣傳工作，足跡所至，大俠魂旗幟飄揚。背鄉離井爲團體而犧牲，斯人不存，吾社之棟樑，又弱一位！我怎能動心嗎？』寶君走出去，我的難過沒法解脫，寫了一篇詩文，只是些痛悼悽愴的詞句，立時扯碎。咬牙的說過：『我何必難過，沒有他俠運就停止嗎？我即是一個大俠魂者，就有無畏創造的精神，天地間只賸我一人，也要幹去！』當時將這一段牢騷寫在日記上。

今天到京，適逢紀念李山樵君專號付印，俠生伴兄教我也寫一篇稿，時間倉卒，我的記憶力又壞，在濟南撕毀的那篇詩文，一時想不起來，那末寫什麼呢？只有將得到李同伴逝世噩耗的感想記出來。這些似乎不夠，還須要紀念他——李山樵！。紀念不是『念茲在茲，念茲在茲』的刻刻不忘，是要使他精神不死。說到此地，我們就要進一步追想李同伴的精神在什麼地方寄託了。很簡單，他是一個大俠魂者，他是個人大俠魂化，而同時更向『已立立人，已達達人』的路線上走，正在努力推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我們紀念他，最要緊是完成他的志願，使大俠魂早日成功，所以我主張我們要負起責任來，爲大俠魂的犧牲者，更要負起李山樵所負的責任，加重分量，以任重致遠的精神，咬牙去幹！

大俠魂旗幟飄揚兮，真情熱腸。

以李同伴無畏精神爭得平等兮，華國之光！

地下其瞑目兮？素願克償。

一九三六、十二、一號寫

## 紀念李山樵同伴

張俠生

當我來京的第一天晚上（二十五年八月三日），我同安主幹在公餘聯歡社的樓上談論編輯大俠魂週刊事，忽然間，安主幹提起了李山樵同伴，說「山樵同伴已於最近病故了！這是李鄉樵同伴今天從電話中告訴我的，他說他寫給山樵同伴的信退回來了，封面上寫着此人已因嘔血病亡於瀏河惠中醫院；」我聽着安主幹說完了這個驚人的消息，我們談話的興奮的熱情頓時被打得冰冷了。我們的談話中斷了。在靜默中，不可遏止的悲哀，使我的眼眶裏泛起了洶湧的淚潮；同時我在慘白的電燈光下看見安主幹的目光也在發着亮，我忘記了我這時是坐在聯歡社！

但我心中還存着萬一的希冀，這個消息該不真確吧？因為我們沒有接到正式的瀏河的信，許多日子也不見來信。但震夏兄寫到嘉定及回信來，使我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直到山樵同伴的夫人王慧貞女士來到社內的時候，我才知道山樵同伴確實是死了，我的萬一的希冀是完全消滅了。我從慧貞女士的談話中，知道山樵同伴家中還有年邁的祖母及父母，知道他半世的生活是窮與苦的連續，知道他臨死的時候，沒有一個朋友在面前，連他的夫人慧貞女士亦沒有趕到，更知道他奮鬥意志的堅韌，爲着自己，爲着民族，爲着整個的人類，他是想從萬惡的環境中來打開出一條血路。但是可憐啊！

## 哀山樵伴弟

能武能文，傷悼哲人壽短；  
溯俠職雲騰，風雨憶同舟，白下締盟君最早！  
可歌可泣，憤懷瀏水星沉；  
痛天邊雁落，江山黯失色，黃魂重鑄我如何？

## 安若定泣曉

沾襟，「這不是你沉痛的哀鳴麼？」心有千年憂……一歌又三嘆，「這不是你悲酸的苦語麼？固然你的憂，你的嘆，你的淚，不是爲着你自己，你是因爲「神州淪陷，你是因爲「怕見災黎面，」但是神州淪陷，是憂得好的麼？災黎面是可以以怕見了事麼？擺在你面前的醜惡的現象，你假使能予以詳細的分析，探索他病源的所在，你便知道這都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毫不足怪的了，既用不着憂，也用不着嘆了。這是需要一個長期的艱苦奮鬥啊！憂有何益？嘆有何益？只是徒苦了自己，斬喪了自己對社會奮鬥

他這堅強的意志，終敵不過惡劣環境的侵襲，他這年青的身軀，終抵不住無情死神的威逼，唉！一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二十九歲的他，竟放下了對人類所應負的責任！

山樵兄！我真要爲你嗚咽了，你的不幸的命運，觸動了我十年奮鬥的淒苦！我的命運是同你一樣的不幸啊！但是我心靈上一種不可言說的痛創，恐怕還要超過你啊！

寫到這里，山樵同伴！我要對你作過分的批評了。本來對於你——一個不幸的死亡的同伴，是不應當作如是言的；但是爲着成千成萬的青年還在後面繼續奮鬥着，爲着今後奮鬥的艱苦，我不能不忍痛來批評你了。請你原諒我吧！

我覺得你的思想還脫不了封建的囚籠，小有產者的意識還不能在你心中剷除盡淨，在人生奮鬥的路線上你是時常在動盪着了。

「仰天長嘆息，吞聲淚

的身手。

你不是已有了你奮鬥的目標麼？黃魂重鑄，人類復興的大業不是壓在你肩上的重擔麼？你爲什麼要作「把酒問青天，我生胡爲求」之嘆呢？山樵同伴

啊！你對於社會的一切病態，你不從積極方面去觀察，却要「憂憂復憂憂，日夜愁更愁」這顯是你對於時代使命的一種逃避，因此你所說的「拚將熱血洗國恥，壯骨不作繞指柔」的壯語，也等於鏡花水月了，所以我們在人生鬥爭的路線中，既無樂觀可樂，亦無悲觀可悲，只有積極，希望，進行，計慮的怒觀，與自在，沈潛，萬象，意味的美觀，才能推動我們的事業，和完成時代所付予我們的偉大使命。

現在，山樵同伴！你是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一個神交已久而從未一面的我，是永沒有和你晤面的時期了。但是你的精神是不死的，你在大俠魂的奮鬥史上將佔去最初的一頁。請安眠罷！死算得什麼呢？這是對於革命者最後的休息啊！

### 哭李山樵同伴

鄒良

山樵兄：(在生我是這樣的稱呼你)你

我分別會幾何時？你竟棄世而長逝了！社訊傳來說你是：

「以肺病歿於瀏河惠中醫院，」這是多麼驚奇的一句話啊！

憶一九三三年暮秋，經石語兄介紹，我們在南昌暢聚了一個月，當時我倆無話不談，從沒有聽你說過有肺病的話。你今竟死於肺病，我如何信！

是的也許你我分別之後，你始受到肺病的毒吧，那麼你竟做了肺病廿一三三四，今年是二五年，這頭尾共四載的期間病的犧牲者！肺病，不是慢性的嗎？牠不是分做三期去殺人的嗎？那麼，你病之初，不知自己已有病嗎？既病之後，不知努力療治嗎？在醫院死了的你，該知道是死於肺病吧！

### 悼山樵同伴

徐霖

山樵同伴，	吾儕所崇，
秉性豪邁，	不阿不逢，
胸懷壯志，	恨未顯榮，
發爲詩歌，	有易水風，
慷慨激昂，	不忍卒誦，
時論獨開，	合乎中庸，
北走幽燕，	南踞贛閩，
宣揚鑄魂，	不問窮通，
且九一八，	五載恥痛，
雪恥復仇，	仗君前鋒，
遠賦云亡，	能不悲慟，
而今而後，	前驅誰共，
霖也不才，	忝列伴從，
一息尚存，	當澈始終，
君其有知，	鑒我赤衷！

同伴弟徐霖輓於漢口旅次

九一八五週年

的志願是後死的我們的責任，哭到此，我的淚臉有笑，就以這笑，慰你於地下。

一九三六，九，七，於鄭州。

我來鄭州，你在贛西軍次，每接你的信，無不使我高興，因爲你是能者，果然來信說終日忙碌，事與人，兩相得宜，不望你位高，但望你一生忙碌，使事與人，永兩相宜；未幾，你的消息就得不着了，幾回給你寫信，皆被退回，知你身與軍行，踪跡不定，就暫停書札，孰知便永停了！你病不來信，你死我知遲，六月八日，已去個多月了，夫復何言！

山樵兄：你的精神尙在人間，你

弔 李 山 樵 天 民

真情爲酒埋君憂，熱腸爲花獻君靈！

世風不古，逞翹翹而演詐術；人情似紙，雖家族亦較瑣珠。志氣不雄，甘自棄而屈膝貴人；良心盡喪，慨賣國以媚事夷狄。豈知神州聖土，不乏英豪；若能扶困救危，方是丈夫。後主侍晉，醜態可笑；包胥泣秦，丹忱堪表。荆卿歌易水，哀俠勢之孤單；高祖斬妖蛇，恨翹翹之阻道。須知聖人出於亂世，大俠現於憂患。惟云救亡在我，不願其水深火熱；認定鬼魄是敵，奚論其暗竊明搶。念平愛之旗幟高擎，惟有吾大俠魂之存在；知寬猛之方法併用，必將其小鬼魄而滅亡。一峯吼聲既出，九州之使若雲。羣英畢集，共籌黃魂之重鑄；衆才盡用，以期板圖之再展。本社先進，李君山樵，唯宿英麟，惟君爲冠，才高志遠，無與比倫。遇饑饉之奔乞，便加溫卹；見強暴欺弱小，恆鳴不平。痛擊虛偽，竟於試場兩吟詩；推倒專制，雖禁鐵窗亦何恨？既入本社，擁護主義；奔波宣傳，不遺餘力。焉惜鐵磨鞋穿，藉他力而行吾主義；惟抱熱血流盡，起同胞以壯我山河。凡是足圖之處，皆樹大俠之幟；功績如何，覽本刊當可見；思想暢敏，有著作以足評。誓以社運爲生命，熱忱如斯；尙云荆卿少剛膽，毅勇可知。竭誠諫同伴，不避反感；瀝膽評本社，不留餘地。噫！天地無情，偏奪顏子之壽；河山未復，竟赴黃泉之路。噩耗傳來，肝腸痛斷；凝神思去，化作癡人。忽神清而氣爽，知感傷之錯誤。大俠人生，安作弱婦孺子之態；黃帝子孫，豈有哭泣淚連之容。惜真情之士，悉歸酆都；惜僞意之鬼，何故生存。羨死者之慷慨，弔生者之因循。死者死矣，主義未成帶恨逝；生者猶生，責任未盡浴恥存。生死非由命，病魔折吾棟樑材；成功權在我，鐵血鑄就中華魂。天民謹以：真情爲酒埋君憂，熱腸爲花獻君靈。嗚呼！君勿憂矣！手提三尺劍，斬魔驅鬼解君恨。我尙在耳！心惟四字訣，奮鬥犧牲慰英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于首都集歡愛日廬中

哭李山樵文

柳非杞

李君山樵，吾社先進，青年有才，久震其名。每於「大俠魂」中得讀其文，心企深之。去年在安公館晤見李君，暢談之下，果有豪氣。此後乃日常見面，益深識李先生。記曾予與彼同遊牛首山，以天氣猛熱，行抵山上，予與陸君知芳汗流浹背，疲不能行，知芳體格肥胖，更形勞頓。獨李君與若定兄自遊自在，毫無倦容，此種精神，殊堪欽佩！時隔一年，本刊忽載李君病逝，驚駭之餘，愴然心

傷。此消息淒涼悲梗，讀之潸然。嗚呼！李君固狂狷者也，秉性孝友，質尤穎慧，男兒肝胆慷慨激昂！在此國勢危弱，大難臨頭之際，國家需此人才甚急，而我俠之需此人者尤急！胡竟天其天年！嗚呼哀哉！覽江河之日下，哀天地之不仁！我俠不死於槍林彈雨之中而死於肺病，殊深惋惜！茲者堂有慈親，室遺弱息，同伴而往——我俠未來有轟轟烈烈之事業，其誰能繼起耶！！撞撞俠魂，彼庸庸者何齒數也，今喪我元良，而不能使施其抱負，展其才略，可傷孰甚！嗚呼李君，豈饒饒者果易折也！耗矣哀哉！！

## 招 魂

汪佩珩

## 悼念偉大的山樵之死!!!

日前聞俠牛同伴言，山樵同伴近以咯血卒，珩不勝心傷歎惋，願與樵君雖未識刑，而其跌宕之風度，英雄之氣魄，與其好學之情性，於其作品中，久已洞悉矣。諺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殊堪令人淚落也。

珩不幸，椿萱早萎，年甫冠，束裝作汗漫遊，連遭浩劫，痛苦備嘗，民甘以還，投筆從軍，東征北剿，步行三四月，轉戰十萬里，腐草爲茵，敗饌爲糧，甚者拐腸終朝，乞食於野僧廟祝，而負傷入獄，更無論矣。

邇者，蒙安先生之陶冶，已死之心靈，躍然欲動，方期與山樵，互勵於斯，共負重鑄黃魂之鉅任，迺耗驅傳來，君竟先我而逝，嗟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哀哀此豸，情何以堪！

聞君之病，咯血也，咯血之來，由憂憤也，其滿腔熱血，流露於字裏行間者多矣，壯骨行之作，不啻自悼也。嗚呼！人生至此，天道寧論？

珩既傷君，復爲自悼，惺惺惺惺，自古已然，爰以滿腔熱血，生芻一束，敬弔君前，魂兮歸來！賦大招矣！

## (其一)

東風吹恨滿天涯，那有心情戀物華；衰柳暮鴉催時序，林深不辨是梅花。

## (其二)

憔悴容顏鏡亦嫌，撥燈含淚檢詩篇；余情勝似香山老，再到秋深病更添。

## (其三)

依依泣別我歸吳，招魂欲賦更踟躕；多應乞得鮫人淚，可憐四目已全枯。

## (其四)

文字無靈空不平，天涯同是感飄零；恨絲茅蕪終夜雨，一時都作斷腸聲。

## (其五)

多愁多病兩相同，問渠何事入塵中？愁心受盡煎熬苦，詩到如君不忍聽。

## (其六)

九轉螺腸苦費思，湖田雁沓稻梁時，君心莫是寒蛩化，來聽孤墳鬼唱詩。

## (其七)

功名事業等蟲沙，廿年春夢恨終除，明月有心隨影入，一團幽夢繞黃花。

## (其八)

一丈心期十丈愁，西風吹綻鷓鴣裘，芳草斜陽千古在，早來蕩漿伴閒鷗。

## (其九)

萬燈頃刻放光明，顧影應憐太瘦生，便使蟲聲都寂寂，可憐一樣冷清清。

## (其十)

本是泥塗不染身，悲歡離合更休論！花落春深人去也，登高應爲汝招魂。

左招魂十首仿玉梨魂原句詞悲意苦不暇修飾率爾成詩未知爲山樵悲抑或自悼讀者以意會之可耳。

佩珩識

九月十日夜于工兵教導營軍次

## 偉大的山樵同伴死了

超 凡

山樵同伴竟以死聞矣！死猶年二十九，此不僅吾社，吾國家，吾民族之一重大損失；且亦是我人『大俠魂』隊裡不



幸驟滅失了這一個最勇敢之戰士，哀悼曷可言宣！猶憶去年今日，本社安主幹聚滬處同人於蓬萊茶樓，振振向全體演述關於同伴而保定，而洛陽，著文於公衆報紙，鼓吹大俠魂，致引起感響，如千軍萬馬，奔赴來歸，一時黃河沿岸諸省，盡遐邇咸知有一大俠魂。今追論 同伴，是實努力於大俠魂最力之一人。所謂 同伴「凡足跡所到之地，即本社俠魂播揚之處；」二語可當之無愧。「紀念死者，應該要效法和死者一樣。」（國民黨先烈朱執信先生遺言）吾社同伴，後死有責，當茲追悼之餘，勿徒事哀山樵同伴之一死，也應繼山樵同伴之遺志，共同完成大俠魂全部工作，效法和死者生前致力俠魂工作之勇敢一樣云。

奉 題

李山樵同伴追悼特刊 社弟超凡向上敬誄

## 踏 莎 行

悼同伴李山樵

功 錦

豪俠襟懷，詩文情愫，鷄鳴夜半時起舞；  
蟬國事費安排，血痕常和珠璣吐！木落江  
南，煙籠野戍，傳來消息恨難補！天涯已是  
愁俠魂，秋窗怎禁梧桐雨？

弔李山樵君

王煥南

是終軍壯志，是王勃才華，慨國難方殷，未  
挽狂瀾身遽殞。  
有堂上雙親，有閨中少婦，嘆孤兒齒穉，忍  
看閨室共哀啼。

余未鍊鍊魂學社，然以氣味相投，年來與該社人士，

間有往還，其最先晤面者，即爲李山樵君，神清體瘦，態度真誠，可稱良友。今竟爾逝世，豈徒青年界之不幸也哉！

王煥南附識

## 輓李君山樵並序

陶樂天

余讀大俠魂李君山樵傑作，悲歌慷慨，知是英俊，意由汪君佩珩介紹，可結三生石上。不越月，汪君以凶耗告。詢諸生平，不勝悲悼，謹擬拙句，以誌愴忱！浩氣凜精誠，感破碎山河，文字抒忱，流露詩歌會拜讀！俠魂應憤恨，未剪除醜虜，國家多事，奈何棺木殮英姿？

## 悼山樵同伴

李時傑

可惱無情是彼蒼，爲何亂世喪忠良？悲生柱下堪懷痛，談到傷心我亦傷！  
惡耗傳來事果異，如君豪俠竟辭塵，生平勞績實堪錄，弔奠痛傷全社人。  
報國風懷一片心，詩歌慷慨有餘音；倭仇未復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丁茲時局正滄桑，底事從亦效子房？拋棄人間多少事，甘爲地下修文郎。  
山樵竟抱采薪憂，一召那堪赴玉樓！打破樊籠從此別，誰爲銅柱砥中流？  
大廈將傾須一匡，仔肩那忍遺云亡；英姿俠魄宛如在，青史留名姓字芳。  
別開戰馬騎青牛；不倒倭奴死不休；易水咽嗚悲壯士，哀鴻遍野泣神州！  
冷雨淒風暗自傷，山頽果見哲人亡！滿壺絮酒憑誰灑？遙向吳中奠一觴。

### 悼同伴李山樵并序

錢鵬振

同伴李君山樵，字飛龍，江蘇宿遷籍，年二九。為人豪邁，才思俊逸，每一興至，輒縱橫排蕩，洒洒數千百言。平素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與之修身，則同伴而相益；與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索諸近世，真不可多得人也！不謂巨業未成，遽爾云殂，嗟乎，顏子短命，仁者不壽，不亦可慨也夫！爰賦數語，藉當一哭。

濟濟雖多士，才華孰與儔？高吟伴杜李，佳作並蘇歐。巨業將成望，微疴竟弗瘳！誰云仁者壽，無語空悠悠。

### 輓亡伴李山樵

張濟生

協鑄黃魂纜致身，曇花一現遽凋零，祇緣積瘁太深重，難阻騎鯨赴帝城。

天涯奔走遍華東，蹤跡所趨俠氣雄，欲識飛龍堅壯志，還刊裏面覓飄鴻。

伏臘非甘實可哀，棲身難下屈天才，音同易水條中斷，惟見驚耗震悼來。

年事方剛正有為，一朝作古我心悲，從茲宿縣缺先導，社務進行費指揮。

## 李山樵傳

劉天民

李公山樵，原名飛龍，字青雲，江蘇宿遷人。少負俠氣，好為朋輩排解紛難。嘗為某友代借鉅款以應急需，既而某友賴債，貸主催甚急，公以該款無借據及中保，須負賠償之責。公非生產者，無如之何，遂走蘇州，入盤門外紗廠為工人。公父執教鞭於某校，函促之歸，並附七絕二首，曰：巧月適當念七天，鐘鳴八點早餐前，一紙飛來驚吾意，遙指盤門望眼穿！食未飽兮寫信篇，車輪腸內幾回旋，時時自解自寬慰，莫把淚痕濕素箋。公得詩感動，覆詩云：一番信到一番愁，總為無能貽父憂，枉作男兒七尺漢，心頭苦似蓮心尤！心中勝似沸油煎，二八離親如一天，欲效烏鴉反哺義，而今仍是兩空拳。思前想後我心酸，欲大門楣奈力殫，幸福一生付水逝，微軀祇望報平安。生是逍遙羈旅身，嘗將成敗論前人，久存馬革裹屍志，不去園庭看後囑。時公年僅十六也。民國十八年，入首都，服務於第十警察局。廿年調第十警察局四分所。（即今六局妙鄉分所）公思想敏捷，盡忠職守；其才能及熱腸均冠同輩。平日深慕豪俠之士，痛憎暴棄及官僚之人。警廳錄事會考，感於環境及時勢，即於試案口吟一詩云：生是逍遙羈旅人，誰能槽櫪識英麟？區區書史三通考，久困文房志未伸！公愛國心切，恆夜不成寐。九一八案發生，會欲數次赴東北殺敵，均為同寅所苦留。一日，忽爾見本社發行之大俠魂救國論，怦然心動，上書主幹，願效棉力。遂與主幹安先生深相結識，效古人刎頸之盟。二十一年夏，與吾社同伴雷仲山等組織義勇軍後援會，籌助抗敵之義勇軍。並信手寫成援助義勇軍一文藉廣宣傳。此文誠為一字一淚，讀其文，三日後，猶聞吶吶之聲在耳中。後見會事崎嶇，乃與會脫離關係。公感於國事無可為，飲恨傷心，此為病魔相侵之漸。公嘗與雷仲山，晚遊於公共體育場，喟然云：暮色沈沈，國運如斯矣。此處尚有路燈，而國運恐無是也！

相對歎。口占一絕云：納涼攜手覓清風，四野蟲聲遠近同；暮色沉沉比國景，蒼茫遙望路燈紅。憂時傷國，別懷深心，於茲可見。又借張同伴潔軒等，遊焦山感賦一絕云：登臨一覽大江東，錦繡河山血染紅，拚却頭顱挽國士，精誠自可吞長虹。悲壯之情，同伴均為之動容。

公直諫同寅，不避反感，而竟因之去七分所。感賦一絕。詩云：功名着着讓先人，落漢天涯年復年！明月清風誰能識？笑他富貴如雲烟。又詩云：人生事業原難期，立命修身為始基，未必相逢多相識，腰懸三尺惟君知。公嫉惡如仇，見奸徒濫權瀆職，即加痛擊，不稍假借。廿二年春，為匿名信誣告，解職寄廳，研訊約廿餘日。既出，謂人曰：吾聞將大批更易警察人員，為謀弱小羣衆之幸福，故出於一時之義憤，郵告國人，大丈夫作事敢作敢當，何容諱言！然以吾之心腸，竟被評為漢奸，誠不知世間之有是非矣。並感賦被誣詩云：終日哀號痛陸沉，而今還誣我漢奸；世情原是崎嶇路，無愧青天心自安。又述懷一首云：為因仗義身被囚，能拯勞民願拋頭；不怕龍潭千丈險，虎穴隻身也敢遊。並著文五千言以紀其事。從此離警界而他適矣。

公入本社，被舉為幹事會幹事，兼演講組組長，矢志忠誠，誓以社運為生命，努力社務，始終如一，而著作亦甚多，散載大俠魂週刊及各報章。廿二年，離首都，走燕趙楚越各地，隨時隨地，宣傳大俠魂主義，不遺餘力。每藉當地報刊之篇幅，開大俠魂之園地。發展俠運，厥功甚偉。在保定時，尤於報端引起激烈之論戰，連續辨難，洋洋數千言，報紙喧載，公不示弱，致引起軍警注意，來寓抄查。然最後卒得勝利。報館聘公為主筆，公兼報務，益以大俠魂為鼓吹。其長官張處長某以受公宣傳，且以大俠魂教其兒女作為公民讀本。并有介紹至洛陽中央軍官分校擔任精神講話之舉。而適南昌有積蓄潛厚勢力數十年之台某張老太太被人槍殺，各地報館皆接得某某銖血團南昌支部宣言及歷數張太太十大罪狀，宣言中有一「我們須鼓起大俠魂精神，為社會剷除一切惡勢力」之句。京滬報紙均有詳細記載。傳至保定，公處嫌疑地位，人皆以暗殺團員視之。公不欲辨白，遂慨然行。迨本社查詢南昌社員，亦不知誰何所為也。公南行入閩，居數月，軍警官長，莫不震於大俠魂之名而與公交誼焉。公嘗擬「嘆國魂」一闕云：仰天長嘆息，吞聲淚沾襟！國魂何時返？大地將陸沉。風蕭蕭，易水寒，一去秦庭路八千，家奴橫當掃，國賊不戴天！舉頭望明月，彎彎如弓弦。流星似箭疾，疑射敵心肝。頭顱碎，心無悔，人去山空鶴不歸！鑄得黃魂睡獅起，重振漢家舊神威。公內心熱烈，所到之處，輒寄吟咏以寫胸懷。目視時事日艱，感賦七律一首云：國勢岌危壯士憂，燃其泣豆何時休？遼陽已落強鄰手，魯蜀又遺內戰羞。大好河山悲玉碎，誰將鐵血換金甌？雞鳴起舞舞精神奮，願我同胞共雪仇。嘗在旅次聞主幹有恙，寄書云：國事日亟，兄何病耶？並呈鑄魂一闕，藉作慰問。句云：黃浦江頭風浪激，太平洋中鬼賊賊，聖土禹域腥羶染，炎黃後嗣血淚滴！國賊家奴稱強橫，誰斬權閹挫強敵？荆卿歌，漸離和，血濺秦庭哀憤多！壯士有志終殲虜，豈怕四海泛烟波？腰橫劍，七弦振，堪嘆舉世皆混濁。為覓資育斬惡蛟，遊遍三山共五岳。閱盡黃河滄桑變，女媧恨天補一角。天地換，鬼神驚，使魂起，怒劍鳴，普拯勞民渡蒼生，黃魂重鑄平等塔，和平花開大同城。主幹得書大慰，以為塵海茫茫，堪稱知己者，莫如良友山樵矣！

公之交友，不擇其窮，富，老，幼，智，拙，爵高，位卑，惟以有愛國思想，並心身健全，能知而談必起而行者爲良友。故交接之友，所談者悉是救國運動。廿三年夏初，公自江西歸，贈同伴士嘉俠劇匪文獻歌書等，並贈句云：天涯感故知，以此共相期，洪水猛獸惡，赤禍勝如斯！國祚幾顛簸，種族恐滅茲！保種復國復何待？一冊文獻堪滅赤！秣兵厲馬申捷伐，瀋墨毫端齊討誅！赤禍絕，民族強，青天白日旗飛揚。黃魂鑄成睡獅起，東鄰小醜豈敢再跳樑！我與爾，曠炎黃，五湖四海奔逐忙！扶得公理正義在，共享大同幸福樂無疆。當強鄰逞狡，熱河復失，公聞之，悲憤不勝！感賦一詩云：三島妖氛犯邊陲，長白山下鬼聲悲，東流依是鴨綠江，半壁河山逼日旗。天塹藩屏一旦棄，笑云誓死抗仇夷！錄魂報國實何貸，秋月春花不自知。又感作漁家傲一詞云：久別家山風景異，家書姑負行人意。悲哀聲中鄉思起！胸懷裏，愁來愁去無根蒂？禾水游踪停漢水，蒼天未許錦衣歸。起視星光照地微！長不寐，閒愁添得多情淚！

公賦性狷介，不苟取與，常囊無餘資，從不向人作寒酸態，寧願自苦自耐。而爲人英爽和平，無俗士氣，接物吐辭，另具風格。發言雖嚴正鯁直，而笑容常若可掬！盡量批評本社，及糾正同伴，不避任何反感。故主幹倚之如左右手，同伴皆敬愛其爲人。公對本社主義精研而重視於行。時社中徵求社員，分量量與重質二派，一年爭論，久持未決。公自江西歸來，力持重質之論，所謂將在謀而不在多，兵在精而不在廣是也。

公嘗誦「交好朋友，遊名山川，讀大俠魂」之句，而意甚壯，遨遊天下之志益決。三年以來，足跡遍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所至之地，大俠魂旗幟爲之飄揚。南游歸來，服務於嘉定土地局。工作之餘，又與當地青年及報界同志結識，投載大俠魂論文，有志之士多響從之。未幾，公病，卒於瀏河醫院。年二十九。家有老父，及妻王氏。子學果，九歲。次子學根，四歲。女賽俠，二歲。

綜公一生，雖無赫赫之功，而困苦艱難，志氣未嘗稍衰；雖顛沛流離，而內心大俠魂生命之火，愈熾愈烈！嗚呼，若公者，足稱爲大俠魂者之典型矣。大俠魂云：擇善也真情以立，自得也熱腸以行，任重也無畏以至。嗚呼，公之志，公之行，窮而益奮，久而彌堅，甯不得曰大俠魂救國志士哉！較之尸位坐餐肉食者輩，其人格高下之判，又何如也！我人格偉大之李公山樵，豈得以地位官階論哉！而卒以不壽，豈大俠魂之不幸歟？抑中華民族復興運動之重大損失也！方今國步多艱，而本社英勇之士，先歸道山，同社失其領導，使魂爲之黯然，宜乎凶信傳來，本社主幹及全體同伴均爲之一泣矣！雖然，若李公者，雖死而不死矣。

家屬  
哀挽

## 祭亡兒山樵文

維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舊歷廿五年冬月廿七日）  
反服生李錦標命孫學果等謹以香燭酒醴庶饗之儀致祭于亡

兒山樵之靈曰汝無兄弟承先啟後賴汝一人所係固極重矣汝自小學畢業卽入商界甫數年棄商而插足警界厥後又歷任軍界政界吾方望汝爲漢族增光而大吾門孰料汝於麥前舊病一發無藥可救乎二十三年九月歸家去歲南往吾謂暫離不久卽當復聚誠不知生離竟成死別也吾家自先祖先父以及予三世

不應天其後嗣汝之殤或者命之修短固有定數乎所以聖如孔子而伯魚不壽賢如顏路而顏淵早亡且也汝往日寄來家報多悲憤抑鬱之語此無壽之明證也汝嘗言強鄰壓境吾當奔走救國誓不屈伏於異族鐵蹄之下言猶在耳而汝已亡非獨吾家之不幸國家亦少援手之人矣吾自近年來衰弱多病倘從汝而死而有知當無悲哀蓋父子可以常相聚也嗚呼我不得與汝相養以生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汝彌留時父子未得見面永以爲恨汝極返里來朝又當出厝哀慟之詞不肯多寫恐動汝之俗懷非虛靈之體所宜也言有窮而情不盡汝若有靈今夕來臨哀哉尙饗

## 孝棚內對聯

恨與齡兮罔效

空流獨立淚

欲爲柳也未能

不見過庭人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嘉定染沉疴再休題那供職九年宦遊四省

## 中國文壇輓近轉變的檢

## 討

李山樵遺著

『自由平等』『階級鬥爭』爲首倡禍亂之

遠因！

大俠魂不愛的『人格鬥爭』『新人運

動』才是救人救世之至寶！

以我之孤陋寡聞，胸無潘墨，對於中國的文壇，本無置喙的餘地與可能；但看到目前的局勢，和最近數十年來

奉委而往輿榘而歸宿遷埋使骨最難堪者堂前親老膝下兒孤

姑丈張棟林輓

救國真熱誠去春分袂南往方期汝裕後光前誠嚴畫虎  
聰明忽短折此時旅櫬北歸殊令我望靈揮淚慟失家駒

堂叔煥遠輓

叔懷壯志不畏死不貪生東省禦強鄰後援會中推代表  
姪最傷心其才長其命短瀏河歸旅櫬民慶鄉裏吊英魂

族姪振亞輓

兄弟最關懷憶前時金陵聚首警界棲身差幸棠華有偶  
仙凡成永隔嘆此日我留江南汝厝淮北頓傷雁影無雙

叔兄正之輓

在滬訂方針建祠正倫選培宗族青年孰料未展洪籌叔先死  
返鄉聞兇耗誅邪安良慟失高明領導將來難鳴孤掌姪空回

族姪憲章輓

國賊家奴之頑橫，與夫軍閥政客之跋扈傾軋，不禁內心裏起了一種感慨，『文化是時代底前驅，』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我們由這句話看起來，那末對於中國的文壇，也就要下一翻檢討的工夫。

中國的文壇，已往雖因門戶的關係，鬥爭甚烈，最顯明的是孔學與楊墨，他如王陽明之評擊朱子等等，在中國學術史上已數不勝數，雖有『學術至宋而大變，文章至唐而大變』的議論；但仍皆在一個統治下的所謂堯舜之道討論生活，所以不論他們怎樣的攻擊，總不出乎『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和修齊治平的範疇。時代的車輪，不停地向前飛馳着，停滯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壇，到了五四，纔轉變了一個新的趨向。五四運動，實是中國文壇轉變最顯明的一個新象徵。

五四運動的得力者，我們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之陳獨秀二先生的努力，他們當時的口號，就是『打倒孔家店』，經過這次運動以後，『孔家店』是被打倒了，一般青年學子，都渴望着胡陳二位新店的開張，以餉求知慾的渴求！但這二位先生祇知舊店貨物不好；然也不知新店所應賣的以何種貨物為適合於現代的需要，舊店既被毀無餘，則新店勢又不能不開，他不但無良好的貨物，且感着貨品的恐慌，結果，祇有把歐美『自由平等』『階級鬥爭』的劣貨搬到中國來販賣，而一般青年學子以為這種貨物，是他二先生的舶來品，當然是新奇精良，皆無疑的爭先恐後的買取，因之新店的生意，也就如雨後春筍，非常的發達，不久的期間，『不自由毋甯死』的『自由平等』與『階級鬥爭』的舶來品，已風行暢銷於全國！但這種販賣商的貨品究竟是否適合於我國家民族的需求？這由數十年的教訓得來的經驗，已有正確的結論。

中國自立國以來，歷代的變亂，確也不少，所以史家曾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亂一治』的定評，然從無如今日變亂之足以令人痛心疾首！我國以往的歷史上，最擾攘紛爭的時期，要算春秋時代，亂臣賊子雖也不少，然孔子作春秋而彼輩尚知有所懼，誠不若近世軍閥之聯甲倒乙，聯丙倒甲勢焰之囂張，且中國自古以來之軍人，率皆以忠義為尚，以從一主將為榮，至死靡他，自民國肇基廿餘年來，因軍人氣節之喪敗，致使國家擾亂不已，迄無甯日，因之國本蕩喪，弄得今天外侮頻仍，這可以說都是此輩的造成，然軍人之氣節何以喪敗於今日，豈今人不及古人耶？曾文正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所響而已！』這初由於一二少數軍人因變節而得高官厚祿，以致相率成風；另一最大的原因，就是『自由平等』學

說的實現！如此話來，那末我不是反對『自由平等』的一個嗎？我當說否否。『自由平等』，自有『自由平等』之真理與存在之價值，但這並非是師長與軍長在職權上可以講平等，也不是師長可以不聽軍長的命令叫自由。中國的國民，與法美的國民不同，法美二國的國民。曾受過不自由的法制的殘害，他們不得不爭『自由平等』，的確，他們所受的束縛太很了，祇要我們打開世界史就可以看出，所以他們因爭『自由平等』，還經過幾次的大流血，這實是他們健兒的骨築物，所以有『不自由毋甯死』的口號！中國過去雖也是專制政體，然人民並沒有直接感受不自由的法制的殘害，所以他們有對於國事漠不關心的『種誰地納誰糧』的風涼話，這足見人民本來是自由的象徵。還有一個很顯明的例證，就是中國國民從來漫無組織。這樣，不提倡自由，已如一盤散沙，已是時代落伍的民族，已不足存立於此廿世紀競爭的舞台之上，何況還大聲疾呼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一律平等呢？所以孫中山先生亦再三諄諄告誡黨徒，要犧牲我們個人之自由平等，以爭取中國國家之自由平等。至於階級鬥爭之說之損害於國家與民族，誠亦有罄南山之竹亦不能盡書其詳之慨！現在單就青年一方面講，受其損害的，何止萬萬！而國家有形的無形的損失，那真就不可以道里計了！因此，我曾說：『胡陳二先生是中國文壇革命的功臣，同時是中國國家的大罪人！』

由上述看來，我又好像是復古派的論調，誠然，在中國目前現狀之下，文化二字，真是難談，一開口就有不入楊卽入墨的論評，以學無根帶的我，又何敢大胆地來分析批判？但一得之見，或不無小補於國家社會及人羣，所以我才毅然的來批評一下，至於我是否是復古或反古家，在

後面自然有一個定評。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文壇，已轉入新的途徑，這已在前面說過。因之文壇上的份子，也就分出一個界線來：一邊是反古；一邊是復古；還有一羣是徘徊歧路無所適從的懷疑者。

反古派多主張唯物論的。以物質為萬能，這固是現在生產技術的改進，世界交通便利，生活方式變換，應運而生的一個產兒；然這也可以說是目前人慾橫流的急先鋒！不錯，世界上總有民生革命總爆發的一天，然這在現代的歐美資產集中的國家，當然免不了這種發動。而中國是農業國，且多是自耕農，工商業既不發達，且日趨於沒落的途徑，民生日艱，舉目全國，祇有大貧與小貧之分，獎勵生產之不暇，何能再倡階級鬥爭？是的，經濟的狎獵的面孔，銳利的爪牙，能剝吃社會上的一切，這不是數千年前慈祥面孔的孔學，所能維繫人的心理；然文化之演進，自有其歷史的源流，要想掣刀斷流，另闢源泉，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反古派就是掣刀斷流另闢源泉拋棄歷史觀的病理家。

復古派是有鑑於反古派的貽害於國家社會，所以大聲疾呼着復古運動，但我要問：數千年前的衣冠器具，移作今天的使用，可不可以？無疑的不適合，文化又何獨不然？這樣，就是祇知有源，不知潛流，違背時代潮流的沒落家。

徘徊歧途的懷疑家，他既沒有勇氣去參加反古派，復無堅決復古的意志，既以新的為歧路，又知舊的為落伍，對於一已中心的思想，無一定的準則，所以是是否否，隨流浮沉！他們最易走入悲觀或墮落的途徑，或存遁世疾俗的心理，他們真如迷途的羔羊，徬徨無措，所以我說：

惟有這一派最危險，也惟有這一派最可憐！

我們既已將這三派分別加以概要的批判，那末我們今後應努力於那一途？我們貢獻於今日文壇的，又是些什麼？這是讀者諸君所急欲知道的。現在我再把我們的主張貢獻於文壇，以釋羣疑。

我在未談我們主張以前，先引一段話來作一個開場白，樂記有云：『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樂哀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譁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又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我們由這一段話看起來，就可以知道文化與國政關係之密切，也就可以知道我們今日之所需要的是何種文化。目前迷漫於全國的，莫不是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這真是亡國之風！所以人人存着亂世鷄犬得過且過的心理，頹唐，萎靡，醉生夢死，『今朝有酒今朝醉』，誰去管什麼國亡族滅！即以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方，時至今日，想求慷慨悲歌之士，亦是甚難，這怎不令人懷念『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呢？

吾人今日欲挽狂瀾，扶頹風，則惟有提倡粗厲猛起奮末廣賁與廉直勁正莊誠之音，而想建築國民心理上之長城，改換國民之氣質，則惟有提倡大俠魂文化。大俠魂文化，就是真情熱腸無畏的文化，它的特色，第一是有生命的，而非死滅的；第二是向上的，而非墮落的；第三是創造的，而非退消的。所以又稱作積極的文化，朝氣的文化，少年的文化，也就是有生命性向上性創造性的文化。其具體的內容：以『真情是擇善』，以『熱腸是自得』，以『

無畏是任重』，為人生心理建設之三大法則。其表現於行為動作，則是『真情以立』，『熱腸以行』，『無畏以至』之三個方式，其原則為『真情是生命』，『熱腸是向上』，『無畏是創造』，而其認識一之於『怒觀』與『美觀』。這是可以應用於社會倫理教育以及一切事業，也就是說明一切現象事物本體的究竟。他是以『平愛』為體，而以『真情』、『熱腸』、『無畏』為用。平性，由靜而觀之，是『無平不駿』，故大俠魂主張『善性』；由動而觀之，則如機器中之發動機，故曰『平性動而愛力生』。從個人修心立命着手，推之於匡人救世，而以契合宇宙為極。誠如謂『放之彌六合，捲之退藏於密』也。至於究竟修心立命匡人救世的工夫，怎樣做法？我記得大俠魂週刊創刊號上有『大俠魂的使命』一文，對於修心立命匡人救世這八個字，有很精確的論述，我現在把它再介紹一下：

一、修心 修心即是正心。大學說『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見得修心的重要。現在青年男女，甚至黨國偉人，祇知修面，修腳，修衣飾，修起居，其上者修學問，修名譽，修事業，而每多忽略了修心的工夫。不知這心是人生的根本，若不知修心，便不能確立人生觀，即沒有健全的靈魂。於是專講修頭修腳者固然做了粉面金身的泥菩薩，而單知修學修名者亦僅做了打字機的好書生，甚至偽君子。一旦安危當前，利害變觀，遂不能卓然以立，而士窮見節義，終將做了惡浪險濤中的犧牲品！故修心者，正心工夫也。

## 二、立命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這是勸人莫

## 三、匡人

作安于非分的希冀，所以減少個人痛苦與社會罪惡而已。至於『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精神，孔子却未嘗一日放棄。申包胥說『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所謂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蓋各人之運命，由於各人之人生觀而定。天助自助者，未有自己甘於墮落，吃鴉片，作偷賊，而名譽美滿功業開展者也。故立命者，立志工夫也。

揚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這固然是孟子的形容太過；然單講獨善其身的為我主義，也還做到了人生的半面，不是人生整個的立場。譬如將見孺子入井而不援之以手，這還成了何種社會，何種心腸？所以『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的治學工夫，也極重要。孔子的『好學不怠』，就是己立；至於『誨人不倦』，就是立人。故匡人者，立人工夫也。

## 四、救世

墨子說：『磨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故論到救世精神，墨氏最稱宏願。孔子亦說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個人沒有救世的宏願，天下為公的精神，那末就是他修心立命匡人三步工夫做到，還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能稱為大丈夫的行爲。現在的人，大多一天到晚感於物質勢利之欲，說不到修心立命匡人，更談不到救世二字。然試問到了天下大亂之秋，你一個人還能逍遙自在，安居樂業嗎？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故救世者，興世工夫也。

這樣對於修心立命匡人救世的解釋，可謂盡善盡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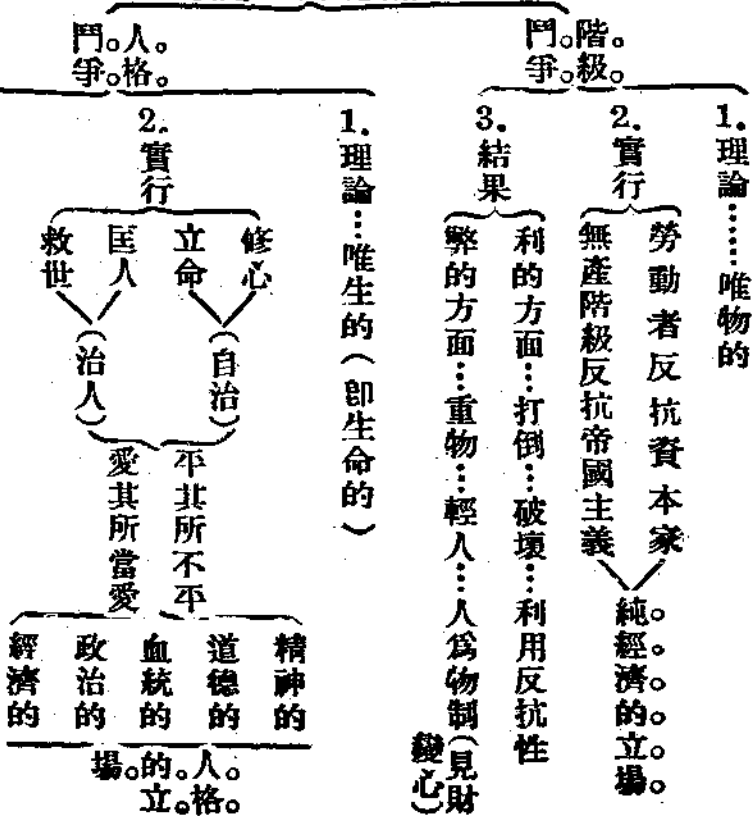


歸納下來，又叫作「人格鬥爭」。一個個人都能如此，合而觀之，又稱是「新人運動」。這是大俠魂的具體主張！

但，或者還有人以為我們這種論調，又落入於唯心論的範疇；這決不是的，我們既講真情是生命的（即是「唯生的」）所以大俠魂的真情主義，一方主張直覺，一方又極主張格物。一切事物，全本着客觀「真理」做去，善善惡惡，無絲毫的虛偽夾雜其間，與道學家的唯心論者不同。餓着肚子不能革命，這也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實。而我們也是這樣主張着。所以我們既不落入於唯物或唯心的一偏，又不主乎反古或復古的一得，乃是承認歷史文化的源流，不主張掣刀斷流的方法，而是用的潛流方法，採取中國舊有的文化，和觀察大自然界宇宙之原理，以哲學歸納演繹的方法，務期適合於科學的邏輯，以適應現代潮流人生之需要。故初重「真理」研究，次重「革命」認識，再次重「合作」方法，再次重「武士」訓練，再次重「勞働」服務，而以獻身大我社會為歸結。故合作的方法，又最重「共集團」「共紀律」「共甘苦」「共責任」之道德律。他是不主張無條件的自由平等，而是主張規律與責任的生活。又不主張單純的經濟的階級鬥爭，而是主張一切以平愛為中心的人格鬥爭的。這是大俠魂文化的特色。所以修心立命，注重責任的自覺；匡人救世，担荷進化的使命，這才是整個的「人格鬥爭」與「新人運動」。他是不偏的，不易的，唯生的，生命的。總之，大俠魂是生命的，向上的，創造的，是能文能武，必知必行，亦莊嚴，亦燦爛，真是如錦如花，如火如荼，實為廿世紀最新的文化與人生。

所以大俠魂不是唯心或唯物淺薄的販賣的舶來品可比，它才是從新舊兩種文化孕育，而自己產生的一種有偉大價值的新科學文化新人生。茲錄表如下：

兩種鬥爭之比較



此處我不過述其概要，欲知其詳，請再閱安劍平先生所著之「大俠魂論」「社交哲學」「大俠魂人生態度」「新人論」及「大俠魂思維術」等書，則知不但是中國文壇上的新貢獻，且是廿世紀學術史及社會思想史上最光明的一頁。

（山樵草於嘉定）

本刊啓事

本期集稿甚久，因印刷關係，延遲出版，特此致歉！

號專生先樵山李伴同悼追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round glasses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dark polka-dot bow tie. He has a slight smile and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不精神